

心經附註卷二

西山真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ムカ惡ムカ惡ムカ臭ムカ如ムカ好ムカ好ムカ色ムカ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心經附註 卷二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
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謙讀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
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
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
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曰厭讀為厭厭黑閉藏貌也**朱子曰**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
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
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又曰心無愧怍則廉
大寬平而體常舒泰○**附註****程子曰**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禾德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禾德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雙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之處○又曰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著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言心疾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曾中則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曾中○又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優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

度耳嘗有人言心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所據二條皆誠意章事然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而不可失其所○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指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朱子曰誠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

至誠者指下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下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真氏曰：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已君子而多不免為常人或陷于太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曰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彼小人乃欲掩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掩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

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掩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范氏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也。○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

心經附言
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欺了。分
數荀子曰。心跡則夢。偷則自行。使乏則謀。某自十
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
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有所謂流注思想。他最怕
這箇。馮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會斷。問
得流注思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問
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
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
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
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
後學者多說著了。蓋為賺却下文。小人間居為不
善。一段看了。○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
貌之見於外者。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

求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又曰。學
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
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
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
不為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雲山峯胡氏曰。此
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
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
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中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也。
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
害也。○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
必矣。

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
 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
 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
 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
 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
 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未上下相達
 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
 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
 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

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
 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
 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
 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
 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端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
 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原未發之
 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汗雜矣此胡子
 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此證胡氏之說

按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身當有所忿憤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朱子曰今一念之間中無主便謂之虛

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下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一時舉林用中主一銘以告學者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郭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按此下所擬程張論心之說雖非正釋傳意然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而無所知識者○又曰心不可有一事皆不可不致謹乎此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此語戒學者○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

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

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

大抵曾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苟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又曰閑機事而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加種

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

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朱子曰心

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繫於

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

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

存在胸中不能忘却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

是為物所繫縛既為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

事來到面前應之便著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

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

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

事○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張子曰正心之

不疑定故擇義不正衛生不謹○張子曰正心之

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

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

心經附註 卷二

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太抵以良為止
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
光明西山真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
以平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
心其效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
正○**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
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
意識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

正心吟詠一飽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飽說脩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
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丁日因論
讀大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敬
是常惺惺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
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
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

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箸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_一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

公私之辨。○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又問忿懣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_匡人_{文王}囚_{姜里}死生在前了聖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石山金氏曰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是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怒而不遷當懼而懼懼而非懼可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

詎古假切音構
取也言也
實誼傳集義
亡節師古曰無志
分也

之正而非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念而曰忿，憤懼而曰恐，懼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若夫無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爲正乎。非。○張思叔詬嘗僕夫伊川先聖賢其孰能若此。

○生日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按此下所據六條說伊川先生正心

○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癡，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涵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曰：古人有捨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

色鬚髮皆勝平昔。問人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太常臧格撰論議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教為主。克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志言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教言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作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彼其全乎。 ○按臧氏所論，敬與章句不入，然深有所警于學者。
○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懣。此下條記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
○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 ○朱子

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又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水飲，遂動臟腑，終夜次。

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闕然以爲不謁廟之
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
通中有某人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
某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問人患多懼
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其若且強制此心使
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
不懼○偽學黨作或勸先生設學徒閉戶省事以
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默足以容只是
不去擊鼓訟竟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
敢說○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

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
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
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
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曰孤令
人意思不佳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爲學窮理
康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
素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謙然有
足之意從遊之士誦其言質疑務學則喜見於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其已務實辨別義利毋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致意焉○
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
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
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子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鄭氏曰**致猶深審
也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
欲則樂矣○又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
治躬○又曰鄙詐入之謂利欲生○**附註**程子曰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
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待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如何**朱子曰**此
約太甚是要鞭督向裏去令人皆是鞭督向裏心
都向外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纜將轉來
便得使吾輩須勇猛著○**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
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鄙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又曰：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疆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也。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

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又曰：懈意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謂之自棄。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謂之自棄。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謂之自棄。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恣地，聽了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爾如何，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問：向所說自暴，作自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害。這道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與他人如退產相似，不甘伏此退。○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

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小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冥息亦當隨時其以為嚮晦入冥息乃敬也。知嚮晦冥息之為非怠惰乃可

論敬之理矣。○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則肱安舒心輕肆則躡蹀擾以身驗之。斯可見矣。○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今稍摘其事以附用自警焉。凡得十八條。○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語客客曰非溫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

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
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車
蕩之事。一看即解散也。○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乃至接人則是一團和氣。所
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謂學者曰。賢者○明
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
此未放心。○藍田呂氏曰。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
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
須臾忘也。○龜山楊氏曰。程霖送伊川西遷道宿

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
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
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
君子無所不用其敬。凡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
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常窺之。
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字。此心使如日之外。則羣
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此字。力去
提督。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苦著力。反不是。

又曰朱公揆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
六榻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
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朱子曰**和靖
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
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朱子曰**陳才卿問程
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
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
某所以發此者止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己如

針之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揚呂朱尹慎獨之事可
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
考矣○先生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
聲曰爾懶惰教我也懶惰朱子曰其平生不會懶
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
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
必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
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
弱而不能○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
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子細體認待有有意思却
好讀書辨茲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
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
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

學道家打坐被其罵云便是其與陸丈言不足聽
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陳才卿一日侍
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學人不會行得○葉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
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
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見道理不分明
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
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
是非○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
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有待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
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
一縱肆則咯然頽放矣曰因是○先生看糊窓云
有些字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者
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先正於師
友尋常日用
之間一毫不敢放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
警于於心者真所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
矣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
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
和平中止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
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

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
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
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
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又安。猶孟子所謂善
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
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
自然莊敬。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
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
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
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

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
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
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
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
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
敬則易慢。人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冰火然。此盛
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
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
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於汗泥非水
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

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

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也。○附

張子曰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

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入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宋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戲言戲動雖與姦聲亂色有間然一向流蕩而不知檢則求其能反情和志以底于順正之域不可得矣此張子所以痛絕之而學者尤不可不自警也。○又曰戲謹不惟官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謹亦是持氣之一端。

心經附註

卷二

二二

西山真氏曰轉字與張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

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其為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白之蜡一日之澤蓋是日也恣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持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言之故既為東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真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誇也

○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為

直矣言何當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當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孫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秉嘉維則令儀令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然

今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深故
詳論之使學者無滯思九容之若而有以審夫用
力之幾焉。○聖賢所論巧言令色與姦聲亂色處宜參觀。

○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南軒張氏曰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古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感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

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
與此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
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程子曰人雖小

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
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附註呂與叔曰嘗有一
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云蓋恐回頭錯耳

○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

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

日踐危地乃勞苦也。○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

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藉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

這敬字。○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

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

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

游面色駢然。○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

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誅。使後人為

鑑必持其志修身寡欲之方也。

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

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

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其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者不能自己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海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 人皆有

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附註 龜山楊氏
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朱子曰四端乃孔
子所未發人只道
孟子有闢揚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太功
如此闢揚墨是打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
之功○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
說心。西山真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於言忠
信行焉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

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上
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
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
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
特不指其本體耳。○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
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
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問人
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
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纏勝則利欲之念便消
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
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
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

世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取人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下部書無

非此意四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本心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收是謂無用本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勉齋黃氏曰人

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

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

天下俵俵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

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

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

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

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

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

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遠絕乃如此其教

入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

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

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

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

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

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本心全體之德有大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

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又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註問仁兼四端意。

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道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曾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南軒張氏曰**矢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

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不仁為忌。伎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霄壤之異。可不畏與。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昔言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問**：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推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為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

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子機關計此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心經附註卷二

